

《顾正秋回忆录》找了许多才囊入寒斋收藏。这本书是顾正秋口述，征讯新闻请刘枋笔录，记顾氏家世及在京剧的奇缘奇遇。书中前几页印有高岭梅为顾正秋所摄身影，如《霸王别姬》的虞姬、《锁麟囊》的薛湘灵、《荀灌娘》的荀灌、《贵妃醉酒》的杨玉环，却窈窕妩媚，或庄敬淑德。其中《锁麟囊》是程砚秋与翁偶虹共编的，1946年初演于上海天蟾舞台，后来成为程派重要

流金岁月

叶国威

我就是喜欢听程砚秋以他幽咽婉转，如怨似慕，细若游丝的唱腔唱《锁麟囊》。巧的是顾氏在此剧照上签上“正秋五十五年九月”。我没亲耳亲眼看过顾正秋在舞台上的表演，然幸科技进步所赐，安坐家中一按录像机开关，便能一曲一剧的仔细聆听，声音清丽，如新莺花底，余音绕梁不绝于耳，难怪当年全台人民都侧耳而听，当顾正秋义演时，万人空巷，没位置也不打紧，站着听又何妨。

名导演杨凡在他的新书《流金》里也提到顾正秋，说她1948年底在南京度过二十岁生日不久，便带着自挑的班子“顾剧团”到台北演出，由于太受欢迎，合约一再延期，直到大陆解放，有家归不得，成就了这批民国人物的尹雪艳。

尹雪艳是白先勇笔下的乡愁。她来自上海十里洋场，随军渡台后，风华依旧绝代，永远穿着白色，驻扎在纸醉金迷的红尘。她的妖冶常令身边的男女痴迷，是十里洋场新贵们的追逐目标，爱上她的三个男人，无不丢官破

9月14日A22版《“百兆”吓坏台湾人》一文中提到，“兆”字的用法亟需有关单位正本清源。那么，一兆到底是多少？

根据我国国务院1984年2月27日发布的《关于在我国统一实行法定计量单位的命令》的附录，“兆”是用于构成十进位数计量单位的词头，其符号为M。1兆是10⁶，即一百万。兆是个词头，后面应该有计量单位或者名称。平时所说的100M宽带，应为100MB宽带，又如电台电波的频率用兆赫兹(MHz)表示。我国发布的法定计量单位，主要依据国际单位制单位(简称SI)，因此，1MB表示一百万B与国际上是一致的。

顺便提一下“G”，G也是用于构成十进位数计量单位的词头。词头的名称为吉，可简称“吉”，1G=1024MB，同样在它的后面应紧接计量单位或者名称。



从炎热的夏季到凉爽的秋季，自然界的阳气由疏泄逐渐转为收敛，阳消阴长，气温渐降，气候开始变得干燥。在中医理论中，有“金克木”之说，秋季在五行中对应金，肝对应木，秋季肺金过旺，则肝易受到抑制，故秋季肝脏易受损伤。秋季也是慢性肝病易复发的危险季节，若肝脏受到损伤，则会出现情绪急躁、乏力、易疲劳、两胁隐痛或

产、死于非命。顾正秋则来自六朝古都，人杰地灵，温婉而不张狂，她没有尹雪艳的“煞气”，却有她的迷人。当年败退台湾的国民党闻人政要，不乏寄情京剧的人，

“顾剧团”领衔头牌顾正秋长期在西门町公演，戏院老板还刻意将前几排座位留给国民党高官，让权贵个别能近水楼台，没想到顾正秋在舞台颦眉念作之间，竟使蒋经国、任显群同时迷上了她，蒋更是三魂不见七魄。任、蒋为了争夺顾正秋，都与原配闹离婚，最后，蒋经国被其父蒋介石训斥，才打消与蒋方良离婚的念头，任显群则如愿与章倩筠离婚，辞了官娶了顾正秋，而顾也解散了剧团息影，只偶作公益慈善活动。这事似不亚于早年国父孙中山、黄埔军校

的蒋介石离婚各娶宋氏姊妹的新闻，成了当时老百姓饭后茶余的谈资。不过顾正秋的舞台表演艺术是备受肯定，后来她的复出，也是与蒋家结下不解之缘，她前后为蒋介石、蒋经国父子义演过五次《锁麟囊》，宋美龄百岁华诞时也演过一回。

我原与杨凡导演并不相识，只读过他所写的《杨凡时间》《浮花》，看过他的电影《流金岁月》，最难忘情是他的“唯美”拍摄技巧。

直到今年香港书展，杨凡为他的新书《流金》办了一个讲座，那天下午，董桥先生特别约了我一同前去捧场的，而介绍我们认识。而当天因事前没有通知，杨凡见到董先生的到来，惊喜万分。未想到座谈开始前一刻，

—“兆”到底是多少—
顾耀宗



离台北市不远，在新北市境内有三个位于太平洋滨、人口密度极低的区，万里、金山与石门，简称为“万金石”。若走高速公路，半个多小时后得在万里交流道口下来，再至少半小时车程才到万里的海边，若走台湾省公路，则得经过淡水、三芝，没有一个半小时到不了石门，于是明明就在台北不远处，却又相当遥远。这里是台北的后院。

因为交通不便，万金石形成独特的文化，居民相对休闲，生活相对简单，于是吸引了许多艺术家，尤其雕塑家，他们需要较大的空间与自由。

金山有对雕塑家，姑且称为阿民与阿火，除了雕塑，阿民有大师级的厨艺，阿火则有大肚级的酒量，两人最大嗜好是捕鱼，不是坐渔船拿钓竿的渔民，是拿鱼叉入海猎鱼的海民。

天气好，他们便钻进金山的外海，对周边的海域了如指掌，按照阿民的说法，想要什么鱼便窝在某个角落，鱼自然会钻到他

导演许鞍华也悄悄地进了会场。董先生全程都参与，听杨凡与卢觅雪的妙语连珠，都赞不绝口。因卢觅雪那天有事要赶赴台北，下半场请了许鞍华帮忙，嘉宾变主持，您一言我一语，满座欢喜。

“杨凡您什么时候请我们看电影？”这是讲座到尾声时，一位杨凡影迷书迷的提问。杨凡确实已许久没有电影作品了，这一问实是大家的心声。从他的书从他的谈话中，杨凡热爱电影，胜过他的摄影写作，他自己也说“我最爱最爱的不是我

自己，不是美丽的衣服、也不是唯美什么的，我最爱的就是电影。”董先生说，他当年为拍电影，连他所爱的张大千画作都卖了，如今张大千的书画价钱屡创新高，旁人回想起都替他可惜，然杨凡一点也不在意，足见他对电影这门艺术的真挚。罗大佑曾对杨凡说“杨凡，你要做什么你都随你，但请不要再拍电影。”我初听之下，为这位“最有前途导演”抱屈，身为他好朋友怎么会这样说的呢？后来想一想，应该是杨导演，长年沉浸于写作，太久没有再拍电影片了，罗大佑心里或许在想，不如激他一激，准能再激出一个将来。

罗大佑曾对杨凡说“杨凡，你要做什么你都随你，但请不要再拍电影。”我初听之下，为这位“最有前途导演”抱屈，身为他好朋友怎么会这样说的呢？后来想一想，应该是杨导演，长年沉浸于写作，太久没有再拍电影片了，罗大佑心里或许在想，不如激他一激，准能再激出一个将来。



患者在秋季要注重调节自身情志，使肝疏泄条达。

饮食方面，要多食用滋阴润燥之品，如银耳、百合等，尽量少吃葱、姜等辛味之品，以防

秋燥来临，肝怎么办？
郑亚江

秋燥损伤肝阴。肝主青色，故平时应多食青色食物，主要是以新鲜的绿叶蔬菜为主，多补充水分，少食辛辣、油腻、烧烤、伤胃的食物。慢性肝病患者因其

夜光杯

的渔叉尖端，他顺便对叉子用了点力，便有鱼了。

大家祈祷天气好，祈祷他们心情好，这样晚上就等手机响，吃鱼去啰。

阿民与阿火原是流浪的艺术家，即使说好山上的“顾问”收留，才有地方住。呃，顾问更是驰名已久的艺术家，在山上有一大片树林，搭了简单的房子既是家也是工作室，即使跟朋友去了几次，也很难弄清山里弯曲的小径，所以，我认为他们算隐士——嗯，好吃的糍土。

如工寮的木屋一角是阿民的厨房，菜刀照例插在木头柱子上，只见他杀完鱼便将刀往柱子上一戳，省了刀架。门前有个低矮、石砌的四方形炭炉，平常架块木板当餐桌，若是天冷，揭了板，烧了炭，便是烤炉。在那儿吃饭，有点《水浒传》里水泊子的味道。

这天他们捕了三种鱼和一大尾章鱼，后者的身子切了做生鱼片，头脚煮了蘸酱料下酒，鱼则



文征明山水诗意图 (剪纸) 奚小琴 作

放飞的蜻蜓

唐 铭

十年前，一个普通的夏日，一个孩子曾放飞一只蜻蜓。那只蜻蜓曾是孩子的玩物，但孩子却突然动了一丝恻隐之心，打开窗户，放掉了它。蜻蜓在窗

前转着圈子，在孩子探出窗外的头顶上盘旋，一副不忍离去的样子。孩子便认定

蜻蜓也在留恋了，轻声说：“去吧，蜻蜓。我虽喜欢你，但你一定更想回家吧？”这孩子便是我，多愁善感的品性也许将伴我一生。曾多次对人讲起那只蜻蜓的故事，无论长幼，都笑我：“你真傻！”蜻蜓仅仅是一种昆虫，它怎么会有眷恋之心、感恩之情呢？它之所以迟迟不肯离去，可能仅仅因为在光线昏暗的室内呆久了，要辨一辨方向。然而，我仍固执地坚持：那是蜻蜓在与我话别！那以后，我再未捉过一只

烤鸭，配当地的时蔬。

不能忘记酒。阿火前阵子卖了件作品，听说赚了点钱，朋友对他开玩笑说，该请客。不料阿火严肃地回答说，拿到钱的当天便花光了，他全买了酒，因为阴天得防雨天，雨天还得防台风天，什么都可以少，酒不能少。按照这个理论，阿火赚钱是为了酒？

住在海边且热爱捕鱼，是种难得的幸褔，若还有酒，更加美满。兰屿的达悟族作家夏曼·蓝波安曾在几杯酒后认真地对我说：“国立，我们的祖先来自大海，达悟族是海的子民。”

那天夏曼约我喝咖啡，在台湾大学旁温州街巷弄内的小咖啡馆内，两人矜持地讲了许多客套话，咖啡喝了，烟也抽了，熬到下午三点多，夏曼终于忍不住开口：“是不是该喝酒了？”

忘记酒，回到万金石。观光客周末二日时来了，雕塑家在树荫下睡着了。观光

客在台北忙着上班，雕塑家起床了。观光客在海边，雕塑家在山里。观光客在海滩，雕塑家在海底。观光客买鱼，雕塑家抓鱼。两种不同的生活形式，毫不冲突地在太平洋滨交错进行。当我思考是否该换辆汽车时，阿民与阿火已经骑着破摩托车到海边了。

生活里充满选择，凡有得必有失，我无法羡慕他们，因为舍不得“得”，只有怅然地忘着“失”。

喔，阿民上上星期进城了，是中山北路巷子二楼酒吧的May告诉我的，她说阿民某天夜里闯进她的酒吧，喝了酒，并拉起袖子秀出右手臂的一块伤疤，是被章鱼咬的，尚未痊愈。酒吧内每个酒客显然从未见过章鱼伤人的证据，都发出惊叹，喔——

那晚我在May的店里喝了两杯酒，听到阿民的故事后，忽然想，他手臂上的伤疤是我吃的那尾既SASHIMI又蘸酱下酒的章鱼干下的勾当吗？

幸好我吃了好几口，算替阿民出了气？

海边有些人，有些事，有些风雨，有些日子要过。

不妨就近看病

董阳洁

笔者年近古稀，各种病痛难免缠人。最近，笔者几次生病都在自家附近的医院，得到极好、及时的治疗。很轻松就能挂上号，等候大厅里，安静的大厅让病人少了焦虑与烦恼。洁净的洗手间、各种需要检测的部门、付费的窗口绝对不需要排很长的队伍。

这次生病，我很怕会有什么病变，因为网上的每条信息，似乎传递的都是惊悚的噩耗。

于是我匆匆去附近医院看病，今天的专家，看得出是位临床经验很丰富的大夫。八点半整，他气喘吁吁准时赶到专家门诊的办公室，说是刚从病房过来。

他仔细听我陈述病情，给予我适当的心理疏导：“这是老年人常见病，没事的。你把药吃完，下周再做个化验，我们再决定怎么治疗，好吧？……”听后，我如沐春风。遵医嘱，做了B超，果然无大碍，觉得顿时病去了一大半。

试想一下，三甲医院的医生，连喝水的工夫都没有，他们面对大批患者急待求医，自己都很难气定神闲，怎么可能有时间帮助病人解除焦灼的心理？笔者还听一位医生朋友笑侃，她进洗手间都有病人紧跟，不失时机地咨询……

近来殴打医生和护士的事件屡有发生，骇人听闻。如何在最短的时间内解决紧张的医患关系？运筹帷幄是政府职能部门的事情。我这个小老百姓呢，一般毛病无需一惊一乍，再去三甲凑热闹，只要就近就医，相信医生就可以了，那里的专家和医生是值得信赖的。我有几次一些小毛病，比如一般常见的皮肤病、感冒，在社区医院都能得到及时有效的医治，再不想舍近求远，自讨苦吃啦。

蜻蜓，直到长大。长大了的滋味其实远不如年少时幻想中的美妙：自己的善意

时常被人误解，感情受了伤害的结果，便是也渐渐变得经常去误解别人，当然是将善误解为恶，以至于越是逢到大的善，便越是紧张，担心“图穷匕首见”，后面藏着更大的“恶”。等意识到了自己的偏颇与卑微，善往往已受到了伤害。我便常不安地

想，这被伤害了的善是否也会如我一般变得“恶”了起来呢？于是，十年前那只蜻蜓便又在我的头顶盘旋了。我对那小蜻蜓的善的误解曾是如此地专注与固执，怎么对人反而不行了呢？我何以竟不能如对那小昆虫一般对我的同类了呢？

我恍然醒悟，那蜻蜓分明是茫茫未知世界对我纯真童心的报偿与嘉奖。我知道，比较于十年前，我已经变得世俗了，但这个世界是否还容得下纯真呢？也许，现在我想转变还来得及，我想要努力重新做起……



扫一扫，关注“夜光杯”